

一
件
新
事
的
評
論

目錄
以題之順序分先後

蔣介石主席與基督教

Lee

蔣主席受洗禮了

半 雙

對於蔣介石先生受洗的感想

陸幹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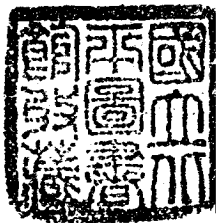
蔣主席加入教會以後

郭中一

我所希望於領洗歸主後之國府主席蔣介石先生者

車倫理

一件新事的要評
目錄



附錄

蔣主席受洗入教紀

蔣主席皈依基督之一個原因

徐寶謙旅歐見聞錄關於蔣主席領洗之一節

林天和謁張之江督辦瑣記

蔣介石主席與基督教

Free

蔣主席受洗入教的事，在中國人和僑居中國的西人當中，已成了一個極有興趣的題目。對於此事，他們有的懷疑，有的大加贊許。懷疑者說，這是上海教會人所造的謠言。贊許者說，他們由接近蔣主席的朋友，得了電報，千真萬確，不用懷疑。記者有一個朋友，此次隨蔣主席在前綫參戰，他寫致我的信中，有一段值得我們知道的，今把他摘錄於此：

「從蔣主席的日常生活看來，我們可以承認他在精神上老早做了基督徒。在他將赴前綫時，他的年邁岳母，宋老太太，給他一部新舊約聖經，命他不論如何忙迫之際均須按次展讀。蔣主席拜受之後，答允每天展讀。在前綫時，甚至在戰場上槍林彈雨之中，我們常可看見在他寫字枱上許多報紙之旁，有一本聖經，更值得我們贊美的，是蔣主席不但展讀愛護這部聖經，並且在沒有受洗之前，早已養成了祈禱的習慣。」

有些人相信這個報告是真的，但是他們懷疑，蔣主席的動機，是不是純粹屬乎宗教的？是不是真

信仰上帝看受洗這件事，爲人生一件至重要的大事。

凡知道蔣主席的爲人，知道他的地位，環境和經驗的人，都相信他的受洗入教，是出乎真誠之心。凡人處在千鈞一髮生死存亡的關頭，自己的智力無能爲力時，常會很真誠的尋求並覺着上帝的大愛，慈悲和全能。一般的人，不到自己覺得無力時，不會覺着上帝的權能。甚至有終生侮辱上帝，到臨死時，禱求上帝的饒恕和慈悲的人，也很多呢。他們一得了救，由這樣所起的信仰，比那由聖經和講章上學得的，要來得堅固些。蔣主席就是一個有了許多這樣的經驗的人。他遇了多次的槍砲和危險，但在每次危急之時，他均很奇異的得了救，這不是人力，是聖靈之力。

蔣主席在逃脫危險時，看明白從天上來的權能是極偉大極可靠的，因此，他覺着應當感謝上帝。這樣，他從苦戰五月之久的戰場上凱旋回來時，進禮拜堂（？）請牧師施洗，這有什麼希奇。大概他因這次在危險中所得的經驗，更加近上帝了。這樣看來，他的受洗入教，是出乎真誠的。

此外，有的人的意見，以爲蔣主席的受洗入教，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贊成宗教，反對現代革命潮流的一般趨勢的表徵。這樣，反蔣者對於反對教會工作，將更有話說了。甚至有人怕國民黨，將不再攻

擊帝國主義，或說國民黨裏面，將再生分裂。

但同時有許多人，以為這完全是蔣主席個人的私事，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都沒有關係。國民黨對於教會將來是不是要好些，這無人能說。第二蔣主席做基督徒，並不為錯。因為孫總理生前是基督徒，國民黨對內政策，也規定國民有信教自由，那末，若是蔣主席心願的話，為何不應當受洗做基督徒呢？

民衆中和國民黨許多頭腦清楚的人，莫不認蔣主席做基督徒是給同志樹立一個好榜樣。凡國民黨黨員若有百分之十的人，肯遵守基督的教訓和孫總理的遺教，國民革命就可以得偉大的成功。黨員若有基督的愛心和犧牲的精神，即沒有內部的分裂，反叛，以及任何的弊病。否則，不問三民主義是怎樣好，領袖是怎樣努力表率黨員歸正，國民黨的嚴厲規律和一切好制度等能否有用，尙是疑問。人的私心和一切弱點，不能用政治的方法或理想去消除，只有宗教纔能為力。精神的革命，是基礎，並且是任何政治或社會革命的成功的祕鑰，中國現在所要的就是請神革命。（星期評論）

蔣主席受洗禮了（節錄）

莫千山人半雙稿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介石先生、於民國十九年十月廿三號、在上海西摩路、宋躍如夫人宅內、實行皈依耶穌、由監理會牧師、江長川先生、給他施行洗禮、同着王正廷、余日章、幾位舊信徒、承認耶穌爲他的救主、聲名洋溢、譽滿全球……

有人說、蔣主席是在柳河大戰時候、宋太夫人寄了一節聖經、說是終久敵人自逃、他讀了這節經言、果得成了事實、有感而受洗、又有人說、是與宋美齡女士、補行求婚條件而受洗、因此、我要用幾句山中的土調對蔣主席說、願蔣主席多讀經、多祈禱、不受誘、不跌倒、世世生生、永生在上帝家、保爾聲名、衛爾真道、不用猶太口音說阿門、只用中國話說、我用誠心爲蔣主席祈禱、還補一言說、蔣主席能把信教宗旨、宣佈出來、更好更好。（聖報）

對於蔣介石先生受洗的感想

陸幹臣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國府主席蔣介石氏，在上海西摩路宅，受洗歸主，施洗禮的是景林堂（監理會）江長川牧師，儀式簡單而肅穆，在場觀禮者，僅蔣氏少數的親友。本會總幹事余日章博士及夫人，亦被邀前往參觀。此事在上海華字報紙上未有記載，所以知道的人一時尚不很多。

國內的同道對於蔣主席的受洗，或許要覺為奇突，因為蔣氏數年來所發表的言論，多是關於政治和主義的，即間有關於道德方面的思想，但亦絕不含有宗教的成分。所以他的宗教信仰是不會被國人知道的，這是他所處的地位使然。其實在熟悉蔣氏的人看來，他此番的受洗是很自然的事。他自二三年來對於基督教甚為注意，由注意而研究，由研究而認識，由認識而悅納，這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的夫人宋美齡女士在他受洗的那天會對人說，他近年早晚研究聖經，未嘗間斷，在柳河行營時，雖軍書旁午，日不暇給，而一部聖經，未嘗一日離諸案頭。由此可以推想，他對於基督的理想，一定已深有了解，對於基督的人格，已深受感印，所以毅然決然，作他的門徒了。

又有一事可以記述的：二年前余日章博士曾將一種寶貴的禮物贈送蔣先生。你道是甚麼禮物呢？原來是富司迪博士著的新舊發微，完人的模範，信仰的意義和服務的意義，這四部書的譯本。此外

並附以一封信，把基督教內容作一個簡單的引論，勸他把這幾部書，於公暇時一加瀏覽。他的信仰上進步的快，得力於這幾部書之處大概是很不少的，那天，蔣夫人和余日章博士談話時，亦曾提起這件事，說蔣先生對於這幾部書大加讚賞，並且說，從這一點看來，青年會的工作是很有價值的。

從蔣主席受洗這件事的意義而論，是天國運動中增添了一員健將，凡是基督徒當無不慶賀的。至於蔣氏的歸依基督，於中國教會有何種影響，那是無關緊要的，而且我們也不應於此有所希冀的。我們祇期望蔣主席，一方面能秉基督犧牲忍耐和大無畏精神來擔負黨國的重任，一方面更能以基督徒一份子的資格，來與全國和全世界的同道合作，以宣揚基督真理，促進基督化的社會和世界。

(青年)

蔣主席加入教會以後

郭中一

耶穌接連用了三個比喻，表明一個人醒悟過來轉向天父的事實，是一種失而復得，死而復活的快樂。所以無論什麼時候有人立志成爲基督的門徒，表示服從天父意旨的態度，我們都是很誠懇的

歡迎、恭敬的歡迎，蔣介石主席這次加入教會，誠心要作基督徒，我們自然歡迎，應當大大的歡迎。一個平淡無奇的普通人，固然在歡迎之列，一個出類拔萃的大人物，豈能遭排擠而不在歡迎之列？我們更當特別歡迎他，因為他代表有幾千年優美文化而正求新建設新組織的中華民國，因為他已試行領導中國人民自覺地，自由自在地獲取一種新生命的工作。

蔣主席在上海宋太夫人家內，由江長川牧師問明後施行洗禮。這件新聞，雖然中西報紙都已揭載，許多的人都認為非訛傳必滑稽，不然必有大作用；我當初聽友朋中偶然提及，也不敢遽信。平日何嘗不為袞袞諸公祈禱，盼望他們厚蒙神恩啓導，但未指實那一個人或那一等人。一旦希望實現，反不免來了是妄是真的疑問。因為這種消息來得太陡促，似乎沒有事前的資料，令我們斷定這事的真偽。蔣主席如果採康士但丁利用教會的政策，以求統一全國呢？無論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像千六百年前的羅馬；並且今日在中國的基督教，的確沒有什麼大勢力，如果因為國民黨的勢力渙散，黨紀不振，而想借宗教的精神來補充，這層是辦不到；教會無論如何不能對於政黨有什麼大關係。況且國民黨內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不愁無進步的。至于因對外國而信教，也沒有什麼意義，現時各國在朝在野的開

明人士沒有存着像從前那樣狹隘的眼光，囿國籠統地稱中國爲邪教爲野蠻的，一般有思想的，並且在那里歎羨東方文化，稱讚中國文化，如果以爲加入教會是沾名釣譽的捷徑，這未免太小看蔣主席了；而且現時非教的潮流仍高，教會仍然忍辱吃苦，談不到什麼名譽。若是蔣主席目視教會大受逼迫，不禁表同情于弱者，所以領洗，以制止非教者的活動；這個可以不必，他儘可用許多別的方法作精神上的贊助，不必這樣出頭露面，愛他反來害他。

回顧十多年的新文化運動以來，當初有些人雖然歡迎耶穌基督的崇高人格，却大反對教會。（例如陳獨秀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九二二年後所謂非宗教大同盟，反基督教運動，真像狂風急雨猛撲着來，打得教會體無完膚，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復元氣。不料現任國民政府主席，擔負國民黨最重責任，並統率海陸空軍在中原酣戰半年的蔣主席，正在這時領受洗禮，走上作基督徒的窄路。這究竟是什麼動機？除非蔣主席將來自己發表他這宗經驗，別人很難猜度，或者他也不明白其所以然。他是不知不覺地走上這條宗教的路，正像梁漱溟先生告訴人說，他只是在無意中走上哲學的路，並且不得不一直走去。從蔣氏于受洗前三日在中央紀念週的演說看來，他這時確有幾分覺悟，他勉勵黨政人

員要認識這時正是民黨生死關頭的時候，黨員最要緊是時時自己省察，革除一切毛病，隨時監督自己的同志，說道：

「現在我們黨員最要緊的是什麼事情呢？就是要自反，自己省察自己已往的經過，有什麼缺點錯誤，和不好的地方，以後應該怎樣改良，並求進步……」特殊階級沒有不會失敗的，我們要盡力避免人家看待我們如同特殊階級才好……「這一點今天我對各位同志可以鄭重聲明，今後黨員犯罪，或做不法事情，比不是黨員的還要嚴厲處分來得重大，必須這樣，我們的黨才可以振作起來……」這些話與我教通常所說悔改的意義，服務的精神不是很近麼？但知過必改。「有過莫不耐煩改」一本是普通的倫理生活，不一定帶什麼宗教色彩，一個人必須覺得冥其中有天主，不可違背，只當服從，更因基督耶穌的表彰，覺得這上主是人人可敬愛的天父，才算跨入宗教的範圍，才覺有為基督徒的需要。

至於蔣主席所以被引到這樣轉宗的覺悟的，我以為從普通說素講來，不外乎下列幾個分子所形成的宗教環境：他從幼年到現在，從他所生長的浙江，經過軍官學校所在的保定，與歷年督戰所在

的各城市，直到身為國府主席所在的南京，處處都有基督教會的機關，觸現于他的眼簾之前。其次教會事業足以動人觀聽的，如療人疾病的醫院，教人子弟的學校，尤其是成績卓著而不至于不為蔣主席所注意的大學，如聖約翰，嶺南，燕京，金陵，滬江，文華等等，以及與教會有連絡的協和醫院，湘雅醫院，都可以令他想到為這些事業原動力的基督教。但這都是共見共聞的印象，不一定生什麼宗教影響，最生効力的，當然在人格力的接觸。蔣主席所受人格上最大威力而足以超過賢妻良母及一切師友的，當然是孫總理。總理的宗教信仰，不但從倫敦被難記與臨終前對孫科等的遺囑可見，就是從他在民元年所撰的自傳，追述倫敦脫險情況，武昌起義成功二事為「天幸」與「天心」的話亦可見。民國十一年總理在廣州蒙難五十五日，蔣主席既然日在身旁，或能察出總理態度安甯頭腦清敏的一源泉，是在他的宗教信仰，他或者永不能忘總理在極危急時的話。

「事之成敗利鈍，不可逆料，惟有「盡其在我，聽之于天」而已，死生禍福，所不計也。」

這些也是尋常的事體，未必能令蔣主席決意作基督徒，縱然能够，也未必就要在這時加入教會，據作者的淺見，他從一生的經驗，尤其是這次內戰的事變，已直接發現或經他人啓迪而領悟那歷史

原有神旨主持非人力所能完全操縱的原理。同時又看出我們的生活常有錯誤要緊的在自己覺察自己的錯誤而猛力改良進步，以求得新生命。接着他又看出基督教所注重悔改，寬恕，仁愛，新生命等等道理是人類生活所不可少的原則，這種確信當然不能僅從事變上可以推論到的，必須從生活的實在情形，與基督教的經典及歷史相印證，才可構成。半年前曾有人提及蔣主席讀聖書的消息，參以受洗的事實，方知事非無因。因為他決不是胸無定見的人，不肯自己探討的人，他必定自己有所心得，有所滿意，才欣然坦然排除目前的障礙，輕看後來的困難，而公然實現要為基督徒的心願。雖然如此，這些也是平常，他對於這些經驗，儘可用一言半語打消，儘可有許多方法，許多事實推諉或展緩的。說到這裏，我們不得不相信他的轉宗事實，總有幾分非人力，非物質力，而是超自然力所造成的。

任何人要作基督徒，真像下決心背十字架一樣，確是困難萬分；在今日的蔣主席更是困難，必定有許多黨員對於這事不滿意的，必定有許多共產黨或準共黨員認這事是新添的攻擊材料，必定有許多學者不表同情的，必定遭許多別的宗教界人白眼或嫉妬的，蔣主席竟膽敢在這時公然為基督徒，可算是走從前未走的道路，衝入一條新的革命戰綫。以一國在職的首者加入基督教會的，在上古

時只有羅馬皇帝康士但丁，（故意要在臨終時受洗）中世紀只有俄王腓勒地米耳；在近代各非基督教國家，這似乎是破天荒的事。上文會略提過，他這時大有覺悟，他本着爽直的性格，奮鬥的精神，立時就試往基督徒的新生活前進。似乎同時也要人認國民黨並不與宗教立于反對地位，人人可自由本着良心的主張，理智的判斷，容納或表示他的宗教信仰。如果要邊言論宣傳，或開會辨證，必定糾紛多而成功少；只有身為表率，為實例，才是大刀闊斧的辦法。蔣主席這種舉動將來于教會于中國心理的影響，總要在十年百年以後才可估計。作者只能就現時的感想寫在下面。

「軍事之得失與成敗，當聽其自然，不可勉強而行，徒使人以難堪，其事或有非人力所能為也。」（見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七月十六日及八月廿三日）總理為基督徒的事實，他或者于民國前五年在日本初次會見總理時，就在意識界域下早留下印象了。其次對於蔣主席之宗教覺悟大有貢獻的人格力當推宋美齡女士及宋太夫人二位，又其次如孔祥熙，張之江，王正廷，王寵惠，孫科，宋子文，鈕永建，李鳴鐘諸位基督徒的言行，料必相當的為蔣主席所推重。就是與他反抗的人物如馮玉祥，鹿鍾麟，兩君從前熱心奉教的事情，也未能置于度外。又其次教會中的教育家如張伯苓，鍾榮光，

吳雷川，劉廷芳，劉湛恩，朱經農，李登輝，郭秉文，陳裕光，吳貽芳等，料理教會事業的如余日章，誠靜怡，顧子仁，鍾可托等，教會著作家如范子美，趙紫宸，胡玉峯，張亦鏡，陳垣，簡又文，謝扶雅等，教牧如江長川，西友如司徒雷登，畢來思，這些人雖然不曾一一晤面，但他們的著作或者見過，他們的事迹或者聽過，也可以幫助他覺得「德不孤，必有鄰」或者他又曾親自同些尋常農村中人未受教育而為基督徒的接近過，看出他們樂天知命的心理，與努力新生活的表示。這一組一組的感想，再加上三四百年來泰西教士遠離祖國來華佈道的犧牲精神，近數年間為土匪與共匪架去幾十名中西教士，而教會不怨不尤的事實，北伐以來各地教會大受反對摧殘而仍顯出鎮靜軒昂的氣概諸端，所集合的總印像，與新與國民黨的黨員在各地地方所表示中國老毛病的畫圖對比，他不能不斷定基督教擁有一種促人上進的，興奮中國民族的潛勢力。

(二)今後中國信仰的自由，在精神上已有保障，歷來我教會為國家服務出色的人物，不是出身于基督徒家庭，教會學校，就是在未著名時，已接受教義。今日有國民政府主席以個人資格加入教會，一般人自然曉得他們所有黨政軍學的位置，絕不阻攔他們加入任何宗教的私人行為。十年前有一

縣長對作者說過，他很願來教堂禮拜，可惜官職在身不方便。兩年前因起用郭秉文君，不是公然有文電反對王外長引用基督教徒麼？所以信仰自由的人權法必須要明白的規定。但就普通心理說來，雖然有憲法規定信仰自由的條文，大多數人必仍然畏首畏尾不能享用既得法權。現時既然有蔣主席倡導，不但今後千百年的大小官員任何身分都有所取法，就是東亞各國的領袖人物也有所借鏡；甚至於莫斯科朝野的巨子，也或者倦遊思返，來誠意的接受基督教了。基督教並不怕人反對，也不希望特殊利益；更不設想今後在中國沒有大勢力可以反對基督教。「殷憂啓聖，多難興邦，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這是人類各部分生活的公例，不過沒有積極的信仰自由，宗教的真理總難得普及平民的。

(二)今後中國的教會宜急速成爲適應國情融合國粹的中國式教會。這並不是與世界別處教會斷絕關係，或對他們故意標新立異；更不是投機迎合，減價求售的事情。唯願今後我國若干的文學家、美術家、科學家、思想家、著作家、實行家，都盡力研究，吸收，信仰，並重新解釋基督教，令他成爲我國的骨中骨，肉中肉，而造成一種新時代的文化。現時的基督教是基督耶穌的精神，同幾種在猶太的根本

事實，加上西方的思想解釋與經驗，因此這個超時間地域的宗教，不能不帶些時間性與地方性。我們怎樣不至于污損基督教的實質，同時又能免去西方的缺點。這不是一二庸流基督徒所能作得到，也不是十年八年的膚淺經驗所能够體會。其次，教會人才缺少的恐慌，日甚一日，宜如何造就大批傳道人才，方能應付這空前絕後的機會。至于教會過去的缺點，急宜剷除，積垢急宜革新，同時防止新起的危險，消滅種種的驕傲，各人只知傳道更宜誠懇，精神更能合一，收納信徒更慎重，教會組織更平民化，表彰基督的真理更充分。這才可算是誠意的歡迎蔣主席歡迎那繼蔣主席而來的四五百兆同胞。

(三)末了對於蔣主席個人，我們很希望他能繼續努力實現基督徒的生活，不始勤終怠，不喪氣灰心，在可能而合理的範圍內，輔助教會的不及，指正教會的錯謬，對黨對國更有新鮮永久的貢獻。教會中人固然引為榮幸，非教會中人或反宗教運動的人也莫不誠心悅服因而歸榮耀於完善的天父。

十九年十一月卅日於濟南齊魯神學院（光華）

我所希望於領洗歸主後之國府主席蔣介石先生者

本月二十四日香港各報都載有上海西訊所傳來的下列一段新聞：

「蔣介石二十三日下午在租界宋子文私邸，由惠師禮會龔牧師洗禮（按此係訪員之誤，爲蔣氏施洗者，實江長川牧師。鏡注）爲基督徒。在場觀禮者有蔣氏之眷屬及其戚友，宋太夫人宋子良均在場。」

此項消息發表以後，立刻會把現在的國人心理分開爲幾種不同的境地。

第一種人，他們是抱了懷疑的態度，以爲在信宗教是多麼不時髦的現在，而國府主席黨的中堅人物竟敢公然地加入基督教會，未免太不知時務了罷！然而你說他不知時務麼？而他又是一個滿腹經綸的學者。所以這個批評多少總有些不恰當不滿意了。他們想到了這裏，沒有方法可以來解釋這其中的謎，所以結果他們是懷疑，懷疑而不敢信這一項消息的是否靠得住或甚至不的確；再不然，就是其中另有作用。

第二種人，他們說了，蔣先生的妻子宋美齡女士是奉教的基督徒，當然他也要加入基督教會，這

樣在思想上才不至衝突，不至有意見，而在家庭中間也可以度着和諧的生活。可是我們曾經親眼看見過的事實，有些信教的女子嫁了不信教的丈夫，反到因為丈夫的反對而冷淡而退後的，所在皆是。爲甚麼蔣先生這一次到要以妻子的意見爲指歸呢？況且現在的國家法律又是明戴着准許人民信教自由的。

第三種人，他們不管蔣先生的信教動機怎樣，只是想作基督徒有些不體面麼？那麼蔣主席爲甚麼信呢？蔣主席既然都信了，想必是體面無疑。這樣，我們小民還說甚麼，只有趕快地去多守主日到堂聽道預備領洗好了。

這幾種人的心理，我以爲只能代表一般非基督徒的心理；至於真正的基督徒却是不然。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歸主決不是這麼簡單，三言兩語便會讓你說得誠心悅服而信教，必須在一个人向他證明了上帝的道以後，到由他的自身真實地體察出一種宗教經驗來，這種宗教經驗就是他的信仰，就是一生不離上帝的生命之力。我們未曾鑽到了蔣先生的心中，我們怎能知道蔣先生有這種信仰，有這種生命之力；可是我們又怎樣能够敢說，他沒有這種信仰，沒有這種生命之力。

再進一層來說，在上海西訊傳來的消息最後一段，還有這樣的幾個字緊跟着：

「此事之最堪注意者，爲蔣氏所信之教與所謂基督將軍馮玉祥所信之教相同。」

以前嘗有人批評基督教收教徒太濫，不能得人信任。可是我覺得，素來基督教收教徒的態度是這樣的，不論預備將要作基督徒的那個人的過去心理是怎樣，只要他在最近領洗前的一個時期，說是真心歸主的，並且我們看他當時的行爲又沒有與基督教道理相悖的事，就可給他施洗（或受浸）收他爲基督徒。因爲人生不是注重在過去，而是要努力着未來。這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見解。倘若後來，他又反其道而行了，那麼這是他的事，在他的良心上，自有重大的刺激斥責他，卑視他，墮落他的人格，絕不能歸罪於基督教會不該當時的濫收，因爲人只能勸勉他行善，不能擔保他必行善。

同日的報紙上還載有上海路透電的通訊：

「行禮時，牧師問蔣氏是否誠意爲基督徒，蔣鄭重答允。」

讀了這幾句話，我們不能不欽佩蔣先生的勇敢，蔣先生的精神，他竟敢公然地把這不冠冕的基

督徒的頭銜放在自己的頭上；可是我們要知道一個誠意爲基督徒的人，是爲信仰真理而奉教，爲仰賴獨一的上帝而奉教的。這其中不能有絲毫的假借，或絲毫的其他作用。在大庭廣衆中的答允，不啻是讓別人知道他是向上帝立約，人和上帝所立的約是應當如何的持重保守而履行阿！

當然，蔣先生是整日公務羈身，少有閒暇來注意宗教事業的；但只要他能秉基督精神而行事，（見次日報紙所載龔江牧師之談話）這已是我們願望中的一個極大滿足了。秉基督精神而行事的人，是爲人所欽敬仰瞻，秉基督精神而行事的社會是喜樂而和平，秉基督精神而行事的國家是自由而平等；現在我們佇看這種良好現象的到來，不過，除了這，我還有希望於蔣先生者的幾件事：

（一）多讀聖經 因爲聖經中有極大的奧秘，基督徒能多讀聖經，那就是多與上帝親近，多與上帝親近，一定能以得到他的靈力。

（二）多作靜默祈禱的工夫 祈禱的效用真是特別地大，牠能加增人們的勇敢，豐富人們的靈性生活。我們一日間的勞碌，厭倦極了，找一個安靜的閒齋，作幾分鐘的祈禱工夫，頓時覺得我們的心神舒暢快適了許多，蔣先生或者還未有這樣的經驗，且請嘗試之好了。

(三)公佈自己的宗教經驗與一般人。這也是要緊的一項，蔣先生作基督徒了，今日國人的心理都正在向蔣先生揣測，所以我極願蔣先生有了閒暇的時候，把自己的宗教經驗即所謂受感入教的經過，用文字或口頭表白出來，使基督徒的同道們，可以砥礪互勉，不是基督徒的人們也可以了解蔣先生信教的經過，不至對蔣先生個人再有不正的思想或懷疑。

十九，十，廿六晨于廣州培正，(真光)

附錄

蔣主席受洗入教紀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氏。前向宋氏求婚時。本有入基督教之允許。且宋老太太亦頗以蔣氏爲將來之保羅自許。蔣氏於結婚後。對新舊二約。時加研究。早有求洗之志。歷經江牧師考問多次。此次已考問合格。於十月廿三日下午三時。在上海西摩路宋太太寓所。與以洗禮。其時孔祥熙夫婦。余日章夫婦。江牧師夫婦。及宋氏家族。均在場觀禮云。

興華報記者謙君云。上海英文日報。刊載蔣介石主席領洗的消息。一般人士都很以爲突兀。第一原因是。革命政府。自北伐以來。反對宗教的空氣。甚爲濃厚。蔣係政府主席。何以反來受宗教的洗禮呢。

第二原因是。宗教是過去時代的文明。現今科學日益昌明。宗教斷無存在的餘地。蔣主席是嶄新的人物。何以能相信宗教呢。殊不知第一是籠統的觀察。第二是幼稚的推測。革命政府反對宗教。並不是整個的政策。乃是一部分人的狂熱。蔣主席自己不反對宗教。也不干涉別人的反對宗教。正是深得信仰自由的真諦。宗教不容於未來的世界。原是極幼稚的推測。有真正學問與知識的決不肯說。蔣主席天資卓越。豈受這種謬說的影響呢。蔣主席領洗。是十月廿三日下午三時。地址是在上海西摩路宅。施洗的是江長川牧師。參加典禮的是蔣宋家屬與孔祥熙並少數西友。共二十餘人。當時江牧師按照綱例考問。蔣主席恭敬跪禱。誠懇答覆。字字懇切。無一語含糊。據江長川牧師聲稱。蔣之信仰。決非突如其來。與宋夫人結婚之日。卽已發生信仰的動機。曾有幾次親來景林堂禮拜。並詳讀新約聖經。現在正致力於舊約。其個人深刻之經驗。則在最近兩次身臨前敵。屢遇危急。實覺有救主同在。卒至轉危爲

安。以上據蔣主席與其家屬的自述。都有事實爲證。江牧師又鄭重聲明。蔣主席意志堅決。氣概之豪爽。決非人力所能勸導。雖有宋夫人常爲代禱。但此次受洗。實出於上主的選召。蔣主席家庭的宗教生活。有許多不教宣佈。不教不是禁止。乃是不必要的意思。我們對於這樣意思。深能諒解。像這樣特殊的地位。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別人。信仰宗教。要完全自由。若是因一人的信仰。而影響多數人的自由。殊與教義有關。我們當然不能因爲他現在的地位。而特別宣傳他的受洗。但是我們也不能避諱他現在的地位。而淹沒他的得救。本來在世界上有一人得救。天使天軍都有一樣歡喜。何況我們。甚盼望賜福的上主。對於蒙恩得救的子民。拯救到底。（聖公會報）

蔣主席皈依基督之一個原因

某君說：蔣氏研究基督教義，已非一日。曾于大戰前僧副官孟浩然等執經問道於上海景林堂江長川牧師。迨戰事削平，自前線凱旋，于十月二十三日與其夫人宋美齡歸回奉化故里之時，道經上海，遂實行在西摩路其岳母宋老太太家中受洗爲基督徒。查蔣氏此次決然毅然入教，實出真誠信仰，並

無絲毫背景。如謂其爲宋氏推逼，則蔣氏何不入教於未婚之前，如謂其爲有所利用也，又何必入教於旣旋之後？蓋蔣此次入教，實因陣前受敵軍包圍二次，幾不能免，因默禱萬能救主，竟能化險爲夷，得免於難。故此次受洗，極爲誠懇。經江長川牧師考驗之五十餘條問答，均能誠懇答覆。行洗時，亦屈膝於神前，誠恪領受。且蔣氏人極毫爽堅決，英明果斷，無絲毫假借之處，今當反教風潮日烈之時，不願悠悠之口，於凱旋後獻功於神，皈依基督，非於基督教有真知灼見，其孰能之，甚望全國信徒常爲之祈禱，使宋老太太所云：「蔣氏將爲中國之保羅」之言早日應驗也，幸甚！（忘所出報）

徐寶謙旅歐見聞錄關於蔣主席領洗之一節

記者於上月（謂民十九十月）二十四日早，由德國哥丁根大學，抵丹京哥本海根。是日適值蔣中正領洗之消息傳來，於是即有某日報訪員，於是日下午來探詢是項消息之意義，以「蔣之領洗有無政治意味及是否誠意」見詢。記者答語，約述如下：「蔣之夫人係爲基督教信徒，此外，蔣與基督教之關係，別無所聞，唯憶去年夏天，蔣參觀河北基督教學生夏令會時曾有「國家不能無宗教」之語，

或當時蔣已有研究宗教之動機。至於蔣之領洗，是否誠意，及有無政治意味一節，據情理推測，我雖不敢斷其必誠，同時似無不誠之理。蓋所謂不誠云云者，無非疑其有政治作用耳。然謂蔣因此多得外國之同情及援助耶，則近代國際間政治家之迎拒，本與宗教信仰無甚關係。謂蔣將因此多得國人之同情及援助耶，則國內近年來反教之空氣正濃厚。由此推測，可見其無政治作用。至於此舉之意義，則我以為亦尋常事耳，值不得大驚小怪。蓋近年來，因中國要人，如馮玉祥之流，加入教會，國內外人，無論教內教外，俱異常重視。結果反使教會受無形之損失。嚴格地講，教會當視蔣之領洗，為鉅大之責任。蓋此後蔣之一舉一動，隨在足以影響教會之前途。教會當趁此時機，使之真正了解作基督徒之意義及責任，不當迎合其意，使之漸漸養成利用之心理，此則責無旁貸者也。（真理與生命）

林天和謁張之江督辦瑣記

（內有數語說蔣主席版主後事）

自去冬國府特任張之江先生為江蘇綏靖督辦以後，即引起全國人士許多「後我后」的觀感。

蓋年來我國民民生主義不完，萑苻遍地，當局若治之過嚴，適足爲叢駭爵；若失之過寬，則治絲益棼，欲得仁愛將軍如張公之，以德服人，恩威並濟者，實不數數觀，宜其共引領於來蘇也。張公子去臘十八號赴揚就職，適記者亦在鎮揚一帶辦理會務，即晉謁督辦於行轅，蒙其延見，得悉其所直轄指揮之軍隊，有梁冠英等部計達四師以上，業已分駐鎮淮一帶，實行其綏靖之工作。張公並謂本人膺此任命之故，良以極目瘡痍，民生既不堪其凋敝，而載途伏莽，良者亦將無法以苟安；本悲天憫人之懷，作撫綏黎元之事，欲靖除匪類，必不可化者方出以勦，而安綏人民，能守其常者務得其所，必使是非不紊，鑄刀成犁，（以賽亞二章四節）則民不綏而自綏，寇不靖而自靖。治標兼治其本，靖匪當靖其心，即以基督化的精神，安良化暴，不事殺戮以邀功。且綏靖之期至暫，本人之志，尤在訓練其軍隊，有保民衛國敬主向道之明確和真實的忠忱與信德，俾他日干戈底定，即可爲國防上之完整軍隊。故此次受命，絕無其他陞官發財思想，係純抱基督精神以服務黨國，期使水深火熱之人民，共登於衽席。而其所轄之軍隊，亦能練爲模範軍人而已。

張公路過鎮江時，省政府及各機關共開熱烈的歡迎會，而當地各教會以張爲政府特任大員，且

在百忙之中，大都未敢往謁；而張公乃紆尊枉顧各宗教要人寓處，多所採訪。隨行時並應全鎮基督教會各團體之請，在浸會大禮堂說經。不期而會者，座爲之滿，爲鎮江教會多年來未有之盛況。當時說經約一小時，其證道之勇，訓詞之切，聞者莫不感激涕零；謂於此時潮中，乃有此熱衷聖道之官長爲民表率，真足歸榮上主於無既。並聞當地人士，謂張公未到鎮江前一日，其衛隊過鎮江下車後，即整隊過市，共唱禱年聖歌，於國徽閃閃鼓聲琴瑟中，充滿着基督教精神；其一種雍容嚴肅之氣象，幾令鎮江人士如感天軍之降臨；道旁觀者，均相與贊嘆不置。督辦到揚時，聞隨帶聖經甚多，並諄勉衆人，將來如需要聖經時，將陸續向敝會採用。並聞已請南京某牧爲軍中傳道之人，記者以張公年來對於聖道非常熱衷，以故各地教會得涉危濼，如履平地者，深得其扶助之力不少。今日民國元首，亦已受洗入數，且於新年一月四號偕其夫人，並司法院王院長，實業部孔部長，及許多國府要人，聯袂赴上海中華監理會景林堂崇拜上帝，奉戴吾主耶穌爲萬主之主，萬王之王。由是觀之，我國民德前途之榮進，未可量也；而張公歷年之苦口婆心，爲道作證之效力，亦至宏且鉅矣。（下略）

一九三二，一，六，美華聖經會。



版 權 所 有

Oct. 1, 1932. 2,000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一年十月三版

一件新事的評論

定價每冊四分
百三元五角

編 者 眞 光 雜 誌 社

印 刷 者 美 華 浸 會 書 局

發 行 者 中 華 浸 會 書 局

分 售 處 南 華 基 督 教 圖 書 館

廣州西堤光樓下

上海圓明園路廿七號

上海圓明園路廿九號

Cat. No. 366 President Chiang Kai Shih's Conversion

Price: Four cents per copy, \$ 3.50 per 100 copies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Shanghai

2
408090

408090